

襄陽府志卷之二十四

獻徵

叙曰夫氣流之為川止之為山流峙雖異而同植其生
材鉅之為楹細之為榦鉅細雖殊而各適于用惟人亦
然兼山川之秀為萬品之靈陶之以學問養之以禮義
以成其德達其材而遇有奇表命有亨塞是故有抗之
青雲之上而其道大行者有抑之重泉之下而其守不
失者有處乎其常而履信思順人讓其德者有處乎其
變而仗節死義人高其行者雖其所自樹不能盡同然
皆能以功行著于當時而文采表于後世固亦一方之

彥也惟楚多材而襄陽爲冠吾固采摭史冊槩列之人
物矣而使小予其卓偉者窮微其實表而出之以傳于
世後將何觀傳獻徵

襄陽縣

周鄧騶甥甥甥養甥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
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三甥曰亡鄧者必此人也若
不蚤圖後君噬臍其能及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
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
而君焉取餘明年楚果滅鄧

後漢習融襄陽人有德行不仕子郁

習郁字文通拜侍中光武幸犁丘與帝俱夢見蘇嶺山
神帝封郁襄陽侯使立蘇山神祠刻二石鹿夾祠前神
道百姓謂之鹿門廟

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
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娛親其貌者肅如也荊州牧
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謂公曰夫保全一身
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
所棲龜鼉穴於深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
人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每釋
耕於隴上妻子耕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之

間而不肯當祿然後世將何以遺子孫乎公曰時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亦不為無所遺也表曰何謂公曰昔堯舜舉海內授其臣而無所執愛委其子於草莽而無矜色丹朱商均至愚下得全首領以沒禹湯雖以四海為貴遂以國私其親使桀從南巢紂懸首周旗而族受其禍夫豈愚於丹朱商均哉其勢危故也周公攝政天下而殺其兄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居蓬蒿之下豈有若是之害哉表乃嘆息而去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上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

妻子使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來就公談論妻子皆奔走供設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呼作龐公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採藥因不知所在先賢傳云鄉里舊語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之題也其子亦有名為魏武黃門吏部即早卒子煥晉太康中為犍犍太守去官還鄉里里人語曰我家池裏龍種未歸鄉里仰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德公從子統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晝達夜乃嘆息曰德公誠知人此

實盛德也必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後劉備訪世事
於德操曰後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
間有卧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每稱誅
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
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若不美其談
則聲名不足慕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長世
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
吳人多聞其名陸績碩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篤
馬有逸足之力碩子可謂篤牛能負重致遠也初劉備
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與備

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其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展其驥足耳備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勸備入益州備
入成都所向輒克於涪大會曰今日之會可爲樂矣統
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所爲備醉怒曰武王伐
紂前歌後舞非仁者乎進圍雒縣統帥衆攻城爲矢所
中卒年三十六
司馬徽字德操襄陽人清雅有風致善知人然不喜談
人短每事稱好卒免于難

後漢楊慮字威方襄陽人少有德行爲沔南冠冕州郡
禮重諸公辟命皆不能屈年十七而天門徒數百人宗

其德範號為德行楊君許沈是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與劉備昔在劉表坐論陳元德者其人也慮弟儀

繁仲皇襄陽人為青州刺史自爾以來雖無名德重位世世作書生門戶

輔匡字元弼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軍封中鄉侯

習詢字三才氣鋒爽習諳有威儀善談論習承業博學有才鑑歷江陽汶山太守都督龍鶴諸軍俱郁後

習珍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殺關羽諸縣

應欲保城不降珍弟曰驅土崩之民當乘勝之敵甲不堅密士不素精難以成功不如斬首節於彼然後立大效以報漢室也珍從之乃陰約樊曹等舉兵為權所破珍舉七縣自號為邵陵太守屯校夷界以事蜀潘濬討珍所至皆下唯珍所帥數百登山濬數書喻使降不答濬單將左右自到山下求共交語珍遂謂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不可逼也因引射濬濬還共攻月餘糧箭皆盡曰受漢恩厚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為者即伏劍自裁劉禪聞珍敗為發喪追贈邵陵太守後賊發其漢末先人墓掘習郁冢作炭竈時人痛之珍子温

習溫識度廣大歷長沙武昌太守選曹尚書廣州刺史
從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跡不結權豪飲酒一石乃醉
有別業在洛上每休沐常宴其中長子宇執法即曾取
急趨車乘道從甚盛溫怒杖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
而能貧始可以亡患况復以侈靡競乎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
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
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蜀揚顛字子昭襄陽人也為丞相亮主簿亮有校簿書
顛直入諫曰為治有區分則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

以家主喻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種婢主炊爨鷄主
引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
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身親其役不更付
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不
如奴婢雞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邴吉不問橫屍而憂
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
體也今明公為理親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
謝之後嘗為東書屬典選舉及顛死亮泣三日與蔣琬
書曰掾曹非揚顛於朝中多損益矣

○董振宇林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
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汝監小人雖嘗有嗚吠
之益於時務缺然既已任之勢不待輕若一朝無諸葛
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
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不能即荅恢曰禕曰再東言禕
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顯彰難御之心也方
今掃除強賊混一寰夏刃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
任防其後患是由慮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
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

吳張悌其先襄陽人孫皓時爲丞相封山都侯晉伐吳

有次數宜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泣曰仲思
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
嘗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日以身殉社稷復何所
道邪莫牽拽我覩收淚放之去百步餘爲晉軍所殺

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世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
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曰賤而
凌貴踈而間親取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廢衡從門入
英習逆問曰何故有懼色琅邪王立邪衡曰然不用卿
語已至如此遂合其家客欲奔魏英習固諫曰不可君

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不遠慮又復
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人衡曰討何
所出英習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博學深廣多見以德
報怨之義今初立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
明矣君意自不了者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其罪
如此乃當及見優饒非直活而已也衡從之果下令曰
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法在
君爲患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之棐戟武
陵人以衡家武陵遂記錄云是其郡人非也衡每欲治
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

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毋怒吾治家事故窮如
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辛匹絹亦當
足用爾衡下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
也汝家失十客果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
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吾云云人患無德義不
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成歲
得絹數十匹家道富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菜猶在

晉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
祇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
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再使於

吳夫人稱馬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
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宇未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
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
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是聞蜀敗欲襲憲憲曰
本朝傾覆是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
虜乎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吳又使步協
西征又遣陸抗助協憲距中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
大半或勸南出犍犍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
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
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泰始初入朝詔曰

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以玄玉佩劍
卒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講華林園詔問蜀大臣
子弟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
而仕之子襲至廣漢太守元子尚

蒯欽初晉惠帝即位兒童謹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
刑街郵終爲人歎又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
文長以戟爲墻毒藥即行刃還自傷楊濟問欽欽垂泣
曰皇太后諱季蘭兩火武皇帝諱炎字也此言武皇崩
而太后失尊罹大禍辱終始不以道不得附山陵乃歸
於非所也及楊太后之見殛葬於街郵亭皆如其言欽

從祖棋婦即諸葛孔明之大姊也

晉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當盛世爲邦豪少有志氣博學久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主簿遷別駕所在任職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溫覲覲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於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明天心不可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車巷丞萬山與

謝安書曰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南登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老之高蹤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志漁梁道二公之迹若乃裴杜和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及襄陽階符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至既見與語大悅之又以其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入有半耳于碎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驛騎從事中郎將習嘏爲臨湘令山簡征南功曹蒞官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時人號爲習新婦

羅友襄陽人習鑿齒之舅桓溫門客以其放曠未用會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四

有得郡者温集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温恠問友答曰中途逢鬼椰榆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温後以爲襄陽太守

宋劉靈遺襄陽人仕劉宋爲輔軍將軍元徽元年自淮南太守徙豫州刺史轉歷陽郡將軍如故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終蘭陵太守謚曰壯

柳元景字孝仁其先河東解人高祖純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焉焉翽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氣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未及辟而晦敗雍州

刺史劉道產愛其能會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服闋集遷司徒大尉參軍文帝知之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廣設方畧郡境肅然隋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爲中兵參軍二十七年加建威將軍總統軍師外兵參軍元景率軍以前鋒深入乃東馬懸車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廬氏引軍度熊耳山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後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物減質起義以南燕王義宣聞弱易制相推奉潛

襄陽府志卷之四十四

二

執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曰滅冠
軍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
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州後患稱景瓜牙不宜遠
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
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葵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
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減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
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
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
廢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

都下兵悉至由是尅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
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
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令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六年進司空侍
中中書令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
下孝武宴駕與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伯並受遺詔
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加開府儀同三
司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
歎岸側有一老父善相謂元景曰君位至三公元景以
爲戲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

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勲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蔬圃園丁賣菜得錢送宅元景怒斥之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重足屏氣未嘗私相往來孝武崩前廢帝少

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悖情轉露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進疑未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

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孝武使送還襄陽在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环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謨並存孕獲安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一部謚曰忠烈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勲逆事敗歸降從祖弟光世晉卿仕為北河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南齊柳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幼孤挺然自立雖門

勢子弟獨脩布衣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
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諸子言于宋孝友得召見歷武
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
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第不乏公也太始初四方友
叛世隆于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潰
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似者斬送之世隆竟以
免爲太子洗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
相遇甚懼齊高帝之謀廢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武
帝將下都劉懷珙曰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
人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行郢州
事昇明元年攸之反住白螺洲世隆遣軍于西渚挑戰
攸之怒書劾攸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叛却其將劉攘
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軍旅大散乃遣軍副劉
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出爲吳郡太守居
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起爲南豫州刺史上手詔
司徒褚彥回曰甚美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
憂秋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厲風俗
世隆性愛法獵啓高帝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武帝即
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至永明初世隆曰永
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于此季矣齊人命

典籤李黨論公筆及高齒辰題簾泊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脩性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與平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家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常祖仁世州里宿德世隆雖貴母爲之拜後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執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爲士口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其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謚曰忠武長子悅字文殊少清致位中書侍郎早卒謚曰恭次子悛

梁柳悛字文通博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碩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疑曰悛非徒風韻清爽屬文適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在荊州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作免累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爲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所佩玉環贈之

襄陽府志
天監元年元會帝謂曰卿所珮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
曰瑞感神衷臣謹服之尤歎帝因勸之酒倏時未卒爵
帝曰吾常北卿劉越石迺辭卮酒耶因爲詩賜倏曰尔
寔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尋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穆倏
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著仁政傳及諸詩賦子
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
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
更改種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旌表
門閭以壽終

康絢字長明先世藍田人移居襄陽絢少儻有志氣
齊文帝爲雍州刺史召爲西曹書佐文帝在東宮以舊
恩引爲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
推誠撫循荒餘悅服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率敢勇
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東昏將吳子
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
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歷遷太子右率更甲仗百人
與領軍蕭景直殿內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
灌壽陽高祖以爲然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三人以築
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南起浮山北抵燒石彼岸

以築土合脊于中流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壞魏遣將揚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嚴次以待之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十五年四月堰仍成議鑿湫東注又縱反間于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大脩城隍號爲嚴政普通元年除衛尉卿卒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淪鄰居深善友愛淪曰宅南柳即可爲儀表劉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載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穷其妙齊竟陵王子良乃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陳陸果善每嘆曰陳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馮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乎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甲其固極文甚哀麗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梁武至建業惲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與僕射沈約共定新律惲立性直素早有令名爲詩云亭皋木葉下

隴首秋雲飛琅琊工見而嗟賞武帝每宴必詔惲賦詩
嘗和武帝登景陽樓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
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
靜人吏懷之于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
請事未施行卒梁武帝奕碁使惲品定碁譜第其優劣
爲碁品三卷惲爲第一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
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秬足子十人惲著十
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

柳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
書就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
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附馬都尉子盼尚陳文帝女
附馬都尉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素有名望深被恩禮
位尚書度支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惲弟燈

柳燈字文深少悟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帝舉兵至
姑孰燈與兄惲及諸友于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燈與
諸人同憇逆旅食俱去行里餘燈曰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若復有追堪憇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
時服其善斷歷給事黃門侍郎與王峻齊名俱爲中庶
子時人號爲柳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
復請燈帝曰柳燈風標直氣恐不能久爲少主臣王祈

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燕格爲政益部懷之橙弟忱

柳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義乃息論者以爲見幾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惔第四兄澄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徙襄陽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北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漲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臨荊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辭別駕從事史齊方多

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此民定霸
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為謀
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為黃門郎歷征東長史從事東下
身先士卒高祖行營豐見慶遠頗舍嚴整每嘆曰人人
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為侍中帶淮陵齊昌守城
丙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
待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高祖受禪遷散
騎常侍天監二年改封雲杜侯出為征虜將軍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高祖餞于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
顧之憂矣徵為散騎常侍右驃騎將軍假節守淮魏軍
退歷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為本州頗
厲清節士庶懷之

薛澄字景猷汾陰人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人避
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辭
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氏族澄既羈旅不被擢
用然負才使氣未嘗趣世祿之門京兆韋潛度謂澄曰
君門第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曳裾數叅吏部澄曰世胄
躡高俊英俊沉下僚古人以為嘆息竊所未能也潛度
謂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澄終日讀書手自
抄畧將二百卷惟郡守元襲時相要之澄與抗禮族人

東陽府志 卷之五 九 賦

懷僞每勸之營產業愷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普通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

杜岸字公衡襄陽人太清中與前隨岳陽王彥攻荊州同歸元帝以爲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彥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彥至遂大奔其兄南陽太守獻於廣平營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彥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叔乃枉殺忠良彥命拔其舌鑿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俱下蠶室又發其塚墓燒其體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添醜及建鄴平前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添醜之醜元帝亦不責也

杜前其先杜陵人自北歸南居於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有立功南鄭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崑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入交稍將至疑斬其一騎馳以歸崑奮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收死士七百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

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珙卒謚曰桓侯子疑西荊州刺史前疑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前兄岸舊密書邀之前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爲武則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征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前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政秦州刺史嚴超埏於秦郡王僧辯令前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前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林長史陸納等叛於長沙元帝徵前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前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硤石施鎮遣疾卒謚曰武前兄弟九人兄嵩岑疑及獻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杜叔毗字子弼其先杜陵人徙居襄陽蚤孤事母盡孝仕梁爲宜豐侯蕭脩府幕參軍周文遣達奚武圍脩于南鄭叔毗詣請和及還脩部下曹景劉曉謀以城降武叔毗手刃策肢解之周文杜其勇旣而遭母喪哀毀骨立服闋遷陝州刺史

杜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前同歸元帝以爲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彥於長

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瑤卒謚曰桓侯子凝西荊州刺史前疑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前兄岸舊密書邀之前乃與岸弟幼安九子龜等夜歸元帝以為武則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征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前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政秦州刺史嚴超瑛於秦郡王僧辯令前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眾却前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長史陸納等叛於長沙元帝徵前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前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破石施鎮遣疾卒謚曰武前兄弟九人兄嵩岑疑及獻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杜叔毗字子弼其先杜陵人徙居襄陽蚤孤事母盡孝仕梁為宜豐侯蕭脩府幕參軍周文遣達奚武圍脩于南鄭叔毗詣請和及還脩部下曹策劉曉謀以城降武叔毗手刃策肢解之周文杜其勇既而遭母喪哀毀骨立服闋遷陝州刺史

杜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前同歸元帝以為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彥於長

沙平之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碁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晟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渡蘆州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又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景以殺之

杜龕公之子也驍勇善戰爲郢州刺史封中廬縣侯隨婦翁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乃與僧等守巴陵景圍之數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諸軍至如孰景將侯之鑿逆戰龕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于鑿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龕

破之授東陽州刺史又與丁信宿降陸納平武陵王又魏平江陵後齊納自陽侯明以詔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勅龕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旣非素貴及守本郡以法繩其宗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頗敗陳文帝軍龕好飲酒勇而無畧部村杜泰弘通於文帝說龕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何可求和因出私財嘗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柳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太清三年城陷卒一子仲禮少穎敏有膽氣眉目疎朗初簡文帝為荊州刺史仲禮留在襄陽起家著作佐即稍遷軍威將軍陽泉縣侯梁大通中西魏拜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繫破之除黃門即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策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奔江朝野望其至應累雍司精卒與諸將赴援見推總擊案開其明甚憚之仲禮亦自謂諸將與之若也景至聚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破之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有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表不復言戰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津父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遣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脫不守何面似見仲禮

無以應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欵以白虎幡
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
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
軍擁衆百萬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
竟無一言諸軍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軍至姑孰聞
臺城陷沉木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雅仁王僧辯
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
盡力及聞降莫不嘆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昇成於仲
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
督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

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
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譽起兵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
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
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司馬康昭
如竟陵討孫髡髡執魏氏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
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拏於安陸而以
輕兵師于滌頭侵襄陽岳陽王譽告急于魏魏遣大將
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拜弟子禮沒于魏
張彪自云家本襄陽右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
少亡命若耶山爲盜臨城公大連出救東陽州彪卒所

領歸之始爲防閭後爲中兵叅軍禮遇狀厚及侯景將
朱子仙攻東陽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趙
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
彪計請酒爲盟引刀披心出血自軟彪信之亦取刀刺
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刀反傷得不深稜重
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頸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
言已殺之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謂曰我尚和可誅
賊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
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埒世謂之
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晝夜樂聲

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
僧辯兄害彪不自展授特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
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
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
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
寺可往收取遂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
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西山樓子暗與弟崑崙妻楊
氏逃去唯常所蓄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
遷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二千兵購之
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犬驚吠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

刀逐之曰何忍舉惡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疇彪知不免謂妻楊曰我不忍令落佗處今當先殺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呼妻訣曰生死此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犬號呼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陳文帝教爲家主楊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殯彪喪墳塚既畢黃犬又俯伏冢間號呼不離楊還經彪宅請覓飾容昭達許之楊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雪死火燄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蹶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爲時匠重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敷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

柳敬禮少以勇烈聞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實以爲護軍將軍錢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贛告之遂

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梁郭祖深襄陽人也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
觀詣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啓
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臣
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三年之儲謂非其
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
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業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
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墜本勤末置邇効賒也法者人
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
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
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
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
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
曰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
恐方米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帝雖
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
尉以祖深為之公嚴清刻搜檢姦惡不避強禦遠近側
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令行禁止威振遠
近長江肅清

柳霞字子昇其先與元景同出晉汝南太守卓徙居襄陽霞幼爽邁神彩凝然鬢歲篤好文學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云我昨夢汝登樓甚峻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必達恨吾不及見耳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廬陵王續爲雍王刺史辟霞爲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于此矣岳陽王蕭譽蒞雍州選爲治中尋遷別駕及譽于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俄遷車騎大將軍賜爵開喜縣公開府儀

同三司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天和中卒年七十二霞有志操爲州主簿其父卒于揚州霞白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沂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其母嘗患乳疽霞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畧無喜愠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有子子靖性最知名

柳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授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歷正員外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

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于名利澹如也
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阼特詔徵之靖遂
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琴書而已足不歷
遠道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
帷自責于是長幼相率拜謝于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
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惟恐柳德瑋知也時
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
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惟受几杖餘
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子思敬器
重貞固有經世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給事黃門侍郎
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柳莊字思敬襄陽人也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
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咨議見
莊便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遂以女妻之俄而詧
辟為參軍及詧即位歷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
蕭歸令莊奉書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
高祖令申意于梁主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
與師與尉遲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于周氏退
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為不可會在至自長安具申高

具陽郡志 卷之三
祖結託之意巋深以爲然衆議遂止高祖踐祚在入朝
高祖深慰勉之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
門侍郎在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
尚書省嘗奏犯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在奏張釋
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于民伏願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由是忤旨
徐璿等反于江南以行軍總管討之璿平授饒州刺史
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

魏益得襄陽人有才幹膽力過人數從軍征討有功累
遷郡守蕭管蒞襄陽以益符爲其府司馬承制拜將軍
加大將軍及管稱制進位柱國封上黃侯加車騎將軍
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配饗啓廟

北齊蔡道貴襄陽人奉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

魏席固其先安定人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襄陽仕
管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少有遠志內明敏外質
朴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屬侯景亂固久居郡職士多
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
魏大統十五年以地來附宇文泰方欲南取江陵西定
蜀漢聞固至其禮遇之乃遣使就拜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

心不自安啓求入覲魏主許之及固至太祖親讌賞賜甚厚進爵靖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涖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六年卒于州謚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墓田于世雅字彥文少以孝聞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城郡守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授上閩府儀同大將軍

裴叔業其先河東人徙居襄陽仕魏宣武帝為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卒于襄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隋柳擔字顧言襄陽人其先河東名族事隋煬帝拜秘書監丞封漢南縣公從幸揚州大將軍謚曰康

劉彥深襄陽人或傳其名為言唐時曾辟為棗檀令故以邑斗善為詩美麗恢瞻與李賀齊名王武俊鎮冀州

敬重之辟為從事辭不應嘗觀武俊射鴨于蒲稗間一

發覺中武俊曰俊之仗先生之詞可謂文武之會矣可

賦一詩言即於馬上賦射鴨歌武俊喜甚表授棗檀令

固辭不受隴西公夷簡節度漢南復聘為賓卒于襄陽

郡人劉求高述其事以告皮日休日休為撰墓碑

唐尹怱字守中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正觀中特蒙

旌辟遂結廬墳側有終焉之志怱時年十三竭力南畝

勤苦備經旦夕欣欣就養彌篤父疾怱不解衣中歷年

形貌頓瘠幾至頽滅父卒廬于墓所負土成堵蓬首單衣鹽酪不進朝夕號慟有紫芝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乞旌表勅曰忤事親盡禮誠敬著於鄉閭居喪盡哀厚孝通于幽顯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改其閭為南陔里張東之為之記子慕先字冬筠孫仁恕字南金皆有孝行俱被旌表於是一門四闕

唐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令狐德茶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補青源丞又以賢良召試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人獨為第一拜監察御史為荊州都督府長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

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後姚崇薦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漢陽邵公不半歲以漢陽王加特進罷政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因晶為隄以遏溢怒闔境賴之為武三思所譖貶新州司馬又流隴州憂憤卒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百篇子愿仕至襄州刺史

唐柳渾字夷曠襄陽人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累拜監察御史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正元三年

同中書門下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
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
臣輩以輔聖德臣當擇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
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上命玉工爲帶壞
一銙工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
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渾瑊與
吐蕃會盟渾曰夷狄人面獸心臣竊憂之吐蕃劫盟帝
大驚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張延賞怙權嫉渾
守正遣親厚謂曰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
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

政事封宜城郡公

裴席豫襄陽人舉學兼流畧詞擇文場科擢上第復舉
筆俊拔科中之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
下詔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遷考功員外郎黜陟
清明拜吏部侍郎拔寒遠七多至臺閣時推知人號席
公進尚書封襄陽子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
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
答曰細不謹况大事邪卒年六十九元宗嘗登朝元閣
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

退歸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子有司發篋叢萃繁
如數澤因名其書曰文數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
司侍即揚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
敢希揚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亦知耳夫賦者古詩之流
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
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
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貴原情
作十原大樂既止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
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
下馴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
矣古風詩編之文未俾視之粗悅於口也亦由食魚遇
鯖持肉偶腥皮子世繇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
也九二百篇爲十卷覽者無誚矣又請孟子爲學科書
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
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矣乎經
史不率乎道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聚若經傳
天惕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當置博士以專其學
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直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
何其道暉暉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
乎奧有好邪者彈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

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執請命有司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爲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爲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業字文通爲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

唐鮑防襄陽人強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後爲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又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從幸奉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正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柳公綽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獨孤恤欲下質防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輯防於詩尤有所工感發以譏切世故當時稱之

唐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游京師王維私邀

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問其詩因誦其所作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遂放還張九齡辟為荊州從事尋卒樊澤鎮襄陽自為撰文并書刊石於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曰孟亭

唐朱朴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即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

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

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官闕

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宗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郢之西夷漫

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荆漳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

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

未王也臣視山河杜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

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疆復狼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唐杜易簡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九歲能屬文博學有高名擢進士累至考功員外郎貶開州司馬卒集二十卷行世從祖第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恃才高以傲世凡疾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遷洛陽丞貶吉州司戶州司馬周季重郭若訥致其罪審言子并十三懷刃刺季重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古有孝子吾不知若訥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爲脩文館學士卒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杜甫字子美徙家鞏縣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帝使待制集賢院拜右衛率府胄倉參軍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會祿山亂走入三川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嚴武表

爲諒檢校工部員外郎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
湘入衡山西客宋陽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子
宗文宗武遷葬偃

朱汝字長通善屬文自襄陽隱居刻淡曹王泉鎮江西
詩爲節度參謀後召爲拾遺不就詩文多行于世

源字巨源襄陽人五世同居不異爨太宗詔旌表門閭巨
源字巨源名書賜明經及第科劉潭芳亦五世同居常
元治九世同居俱旌表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宋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群牧
地在魏歲久胥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吏
苟趨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立墓問至曰是豈朝

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

赤子弗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

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

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

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

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

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

京東民二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

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

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局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上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

盛章字李文襄陽人政和元年以朝奉郎直龍圖閣京畿轉運副使充集賢殿脩撰知蘇州二年四月以治狀有功就除顯謨閣侍制轉朝請郎賜紫金魚袋三年二月春進木心大吉字及申請府額重建譙樓閏四月除知真定府五月仍知蘇州六月以招徠買客舖戶勾過新鈔轉一官九月詔赴闕陞顯謨閣直學士依前知平江府十二月除樞密直學士宣和元年七月臣僚言章守平江日於豪民居世英家借貸動數千百緡請求囑託悉出其手物論喧騰章遂以女妻之以弭外議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
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
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
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
爲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買服前行密窺隘
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亟至
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
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俄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
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
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
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美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
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
之秋惟孝不荅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
得羅政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
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
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
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
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
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
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

不就而道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
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
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
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
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不報出知舒
州言者論宗尹實污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
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
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
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用
兵方自險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裂河
陵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
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
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北地
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
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群盜程興劉位土豪李
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
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管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悉
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為命之人咸用赦申雪徐

秉哲吳升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觀蔡懋等並叙復侍郎李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物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刑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樞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佐宗尹請除侑爲宗正丞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米勛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台州守臣晁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爲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此敵肆行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

襄陽府志 卷之五
父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抵云

曾紘字伯容其先南豐人父卓字子山嘗官漕湖南徙家襄陽紘負高才善吟咏號臨漢居士叙峴集曰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瀉澗瀨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和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歷階矣子思字顯道亦有詩名

魏泰字道甫襄陽人崇觀間章惇欲官之竟拂袖還家善文章著臨漢隱居集二十卷東軒筆錄十五卷嘗作襄陽形勝賦詞林稱之

元易炳又襄陽人父喪廬墓六年鄉人多遣子弟從於此運一帚二花人以爲孝感

楊洋夫襄陽人博學能文仕至翰林學士卒贈文肅子敏仲亦有才名

金希說襄陽人仕元爲御史善屬文與弟希齊名

陶元幹襄陽人淹貫經史嘗註易世稱爲陶易

黃元吉字文卿有德行文學教授鄉里

國朝蘭以權襄陽人博學能詩洪武初以才能選授中書省照磨時廣西寇生特遣以權撫安至則宣布德威夷人感化一方遂安 朝廷嘉之陞禮部員外郎未幾陞應天府尹以端謹稱

李文郁字允實襄陽人洪武甲子鄉薦授閩泉岡三邑
學諭官滿陞通政叅議未樂物陞戶部郎中未幾坐且
諫謫戍遼左凡二十餘年洪熙召復叅議在宣德中致
仕卒公爲人性介直持守堅正久處患難不移其志嘗
鼓琴自娛作歌曰彈吾素琴兮寫吾之素心兮陽春白
雪妙絕古今兮主組常存以時而升沉兮趨敵齊城塞
知音兮推其人蓋自信不惑者矣

任亨泰襄陽人自少穎悟絕倫爲文本在心得會於六
經且汪洋涵蓄如百川放海有莫測其涯岸者洪武甲
子歲首下卯試應天戊辰試南宮咸取高中

上諭群臣曰今科狀元朕當親擢及讀卷上覽卷

曰是卷文字不蔓不枝必其人似也命擢爲第一授官

翰林脩撰復命題名字石建坊于門以寵異之公父杜

林尚元烏古倫公主封京兆伯公及第欲復姓上以

恩自任出弗允殿試錄賜其夫人姓曰宋氏歷官詹

事府詹事至禮部尚書上重其學行每呼襄陽任而

不名嘗奉使交趾其國王曰狀元不可得也當異其禮

待之加重公介不受贖王益重之平生所著詩文極富

而遺稿散逸槿存使安南詩稿六十一首爲都御史陳

鶴所錄稱其末路大節與其家所傳口語文字殊不相

類而舊志不載豈不以善終而作志者諱之歟蓋不可
詳矣子顯宗孫春官領鄉薦顯宗吏部稽勳司主事春
西安府同知

王敬襄陽人孝弟無謹著稱於時永樂初以長洲知縣
陞泗州知州

楊銘襄陽人永樂乙未進士才識過人初授戶部主事
以勤能著稱尋陞太平知府政聲大振

康慶襄陽人初以大學生署監察御史改知縣陞和州
知州坐事罷復起爲御史陞四川叅政

廖升襄陽人蚤以爲行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
武中爲左府斷事 上知其賢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

勅脩 高皇實錄爲副總裁書靖難兵事語多摭實後
與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

陳瑛劾其與黃觀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瑋皆不順
天命劾死建文計其存心與篡逆等並宜追錄 詔勿

問

張緝襄陽人永樂中拜監察御史有直聲尋陞廣西按
察司副使公廉有威一方肅然

任顯宗字師古身奉子永樂癸未舉人既登鄉試不樂
仕進築室鹿門山日以誦書爲事因號鹿門居士宣德

中廷臣奏荐起爲吏部稽勲主事嘗督近江淮以廉謹聞事亦克濟

王忠字克誠陝西漢中人永樂任寬河衛千戶隨扈文皇帝北征奮勇先登遂被虜橫刺于三全日子信方生六越月 憲廟時詔旌爲忠臣

宋祐樊城人六歲喪父事母至孝母病刲股以進獲愈洎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寢苦枕塊餒粥十有五年又友愛其二弟子釗亦孝鄉里稱之

邵濟字時濟性孝友喜博洽由舉人同知廣東廣州府正之曰僕嘗事其母自若至此公曰吾親之恩大而吾生之日餘憧憧愛日猶恐不及又敢托之匪人未五十輒投簪曰瘴鄉南荒豈可戀戀於是以致母思既歸都御史看公瀟奏起之竟不出閉門自守不妄干涉險素之操至老不改待其弟友愛甚篤畧無爾我教授生徒必以禮及門者不問知其爲邵公弟子也後以例進階四品所著有襄珍集百餘卷晚號樂園屬叟子廷瓊進士

鄭達字叔通襄陽人由舉人任陝西藍屋知縣開廣濟渠溉田千頃秦民賴之秩滿值崑山大饑欲急得賢令

所司奏公食六品俸仍舊銜往始至虺羸填衢民哭公亦哭貧富煮粥擇僻地給之疫且作公率醫徧詣全活百萬民謠有只今父母深憐汝晝夜悲哀淚滿襟之句時有捕盜千戶不法殃民達即劾去之注意學校存恤窮黎自奉清約圖書外一無所好尤喜與端人正士接至有孝義貞節之行悉旌白之邑人感恩請入名宦祠歲時致祭焉博精問學書法鍾王所集有尊生稿行世墨妙蹤跡多刻于秦省學宮孫傑登進士曾孫直鄉舉王權字汝璋宣德中大學生博涉群書尤精科目善教生徒經其指授者無不開悟詩筆宗唐多彷彿焉

任春字景茂其泰孫顯宗子由舉人授陝西西安府同知時邊報正急擢命馳驛之任兵部尚書余公子俊爲知府同知協處裨益良多春清苦剛介不受一介不容髮私心內艱貧不能歸太守爲齎發之起復方有知府之擢而卒子孫多以儒世其家

徐淮字伯庸由舉人任山東長清知縣陞無爲州同善楷書編錄舊志多其力焉

凌英字朝傑襄陽人由舉人授大名通判陞南昌同知重厚博洽尤長詩是教授生徒屢登科甲孫本國子學

正

艾福字天錫襄陽人由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
浙江山西所至別廉貪抑奸暴植善良理冤獄聲稱赫
然歷陞光祿卿禮部右侍郎六十五引年 憲廟不允
再辭命省馳驛而歸光祿擾攘難居公專任十餘年
上深知眷既致仕每遇蕃使頻沓或大舉多不稱 旨
人咸憶之卒巡按奏入鄉賢祠

王綸字廷詒襄陽人由進士任南京刑部郎中陞山東
按察僉事堅白自持嫉惡如仇時齊魯大饑人相食晝
晦三日公以體病固辭而歸卧榻十餘歲日以教誨子

孫爲事杜門讀書不妄交接門人如艾繪張雲漢王禹
徐徵郭倣王瑛俱登鄉舉孫女爲襄王妃

王瑤字良玉襄陽人由進士任戶部郎中佐漕運韓雍
征大藤徭僮督運陞河南彰德府知府性耿介直躬於
人寡合丁內艱歸沒于家

彭銓字大用襄陽人由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正純
朴誠懇儀容端備與人交便投肺腑山東大饑 上簡
命公奉 勅賑濟百出方計全活甚衆既還京方擬大

用而公卒舟抵漢涯約壘野寺士夫爲之執紼而哭者
數百人蓋其平生誠實德行感人如此子縉
彭縉字文卿銓子爲人敦朴端方耻事章句喜作詩人

多傳誦由進士授山東萊州府推官歷陞兵部武選司
郎中門無私謁卓有能聲後陞雲南叅政以疾懇乞致
仕詔進一階

張寬字伯仁由進士授翰林院檢討陞雲南按察司僉
事致仕

韓邦問字大經襄陽人由進士歷大理寺正陞淮安知
府歷陞都御史大理寺卿刑部尚書致仕居官廉慎績
密未嘗輕出一言所在稱職原籍會稽晚歸會稽優游
山水與尚書王鑑之諸公爲耆英會日夕相過吟嘯終
老

朱宇世瞻襄陽人由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雲南按
察使居官重厚簡默專務不苛人以是服其雅量上計
其廉懇乞休致已而陞右方伯不就卒

劉祥字應麟襄陽人由舉人授大理府推官質直平和
詳明誠聽時無冤獄云

趙斌字文器一字克輝由舉人署陝西寧州學正傳聞
多識訓育有方陞兗州府學教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陳金嘯爲總考科目至今稱爲得人

艾繪字夫吉襄陽人勤苦嗜學博物洽聞尤長於科目

以舉人除四川保寧府通判爽朗明快獄無滯淹以疾歸猶倦倦以訓誨子孫爲事

張雲漢字文昭襄陽人由舉人授陝西漢中府同知丁艱起復再仕太平兩地俱有能聲

王臧字德潤襄陽人由舉人授南京工部司務爲人誠篤無華壽未滿德人咸惜之

戴泰字岳宗襄陽人由舉人署四川西充教諭再除金壇清苦自守不妄干謁家學淵源見稱當時歸之日貧

無以爲資對諸子蔬食蕭然畧無怨色後入金壇石宦

郭依字希賢襄陽人由舉人任廣西桂平知縣資性聰敏捷於爲文

徐徵字汝文襄陽人由舉人署河南南召教諭誠篤純正學識精潔從游效百多登科甲

張鳳翔字文表襄陽人由舉人授廣東番禺知縣簡默寡諧不妄交接早卒人咸惜之

劉昌字師文襄陽人由舉人署揚州興化教諭訓誨勤敏嚴立課程或苦之昌曰吾教學半耳人咸以並甲期之而早卒

曹麟字廷輝號西泉襄陽人性資特異六七歲時即知

襄陽府志卷之五十一 職官志

禮讓不忤於人見者驚曰此非凡兒艾中丞公尤奇之
及長博極群書渾厚力學遂登進士除行人奉使滇南
清聲茂著還授監察御史嘗 孝廟時即抗章勸 上
講學行孝凡十事皆荷嘉納又以災異屢見彈劾中外
無所避忌由是齟齬于時而公處之晏如也出按兩廣
遠近肅清時白沙陳公講學於新會之玉臺公特訪之
得其自得之旨遂引疾而歸築室大鐵山中建見龐亭
以居之優游觴咏餘三十年不入城府 朝廷屢起之
不就一時士大夫行過是郡者無不禮于其廬且性孝
友兄深敬邑博事而歸即以新居田產讓之不靳也所
著有襄陽府志先化縣志及西泉存稿二卷

余大綱字和心憲襄陽人負氣節好讀書領弘治乙卯鄉
薦益肆力于學一時士類咸師尊之任潞州學正陞襄
垣知縣改畝於江守正不阿囊無私積致仕家居年七十
七卒

韓春字景山襄陽人敏學篤行鄉人重之以舉人任蜀
南充令憂去以愛國頗有古循吏風致政歸杜門養重年
八十二卒

胡珣字朝甫襄陽人博學善屬文登弘治己未進士授
溧水知縣性公滿遷某科給事中陳正心講學用人愛民

襄陽府志 卷之三
脩武屯田六事改御史使蜀上安民弭盜業復遷戶科
都給事中以逆黨大臣陞河南參政仕至山西布政
使

沈完字全德襄陽人少有才名由舉人任四川梁山知
縣練達通明不庭無留事而與學校勸人才尤其大者晚
謝事居鄉性以詩酒自娛課子爲事人益重之

鄭傑字伯西襄陽人自少即知聖賢之學不爲世俗浮
薄之習嘗慕龐德公之爲人故號鹿門以進士除揚州
推官一以生以克澤物爲己任歷陞吏部文選司郎中按
幽滯抑僥法行輿論歸之 武廟時因言事謫臨邛即卑

車就道畧無怨悔之色尋遷廣東僉事南京大理寺丞
持法平允無異維揚人方以大任期之會病卒于官

王從善字承吉別號鳳林襄陽人都督信曾子生而穎
異童蒙時讀四書輒自通解都督公每撫其頂曰子家
世武弁奪胎換骨當在此兒東山劉忠宣公尤奇愛之
稱爲小友領弘治戊午鄉薦聞大厓李先生得白沙先
生之學遂往從焉請問白沙所傳之緒大厓曰箕在先
生之門未嘗考問爲學之方先生固詢之大厓曰聞見
口耳之學非其自得者非真學也先生深然之後卒業
南雍適藁城石公爲祭酒先生上書請重師道首名節

甄別賢不肖為國家得真才公嘆服即以其先大夫心
遠先生明德軒記屬之一時名士皆傾心嚮若亦登嘉靖
癸未進士先是主司編脩泰和王公謂其同列曰襄陽
王承吉求嘉王子揚有道士也久以人不識其文我輩
亦無目者耶及拆卷見二王名不覺喜形于色主考大
學士蔣公禮部尚書石公驚問王公以實對咸相賀以
為得人時南畿饑流移枕籍無算除先生溧水令即車
車至邑召境內窮者發廩賑之僚佐以未請為言先曰
比請無子遺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自是一以憂國愛
民為已任建學校開淫祠均里甲蠲逋負興禮讓明賞

詩抑強扶弱旌善懲惡善政不可彈述撫按諸公文

論薦以為南畿循良第一遂陞吏部考功司主事而先
生以病休矣先生素履甚嚴尤慎所與苟非道義絲毫
必計其接物也正直不阿而中曾樂易是以恐希而無
有議其後者其為政也似迂闊而切理雖從容而不失
時處繁治劇若然沛然平生不喜著述以取譽然應人
紀事恒自不苟有不吝不傳者所著有鳳林詩文集若
千卷行于世在溧水入名宦祠在本郡入鄉賢祠

沈寬襄陽人早喪母事繼母羅氏極孝羅病癱瘓動止
甚艱寬夫婦日侍起卧親為除穢羅遺三子無依寬讓

業爲衣食費迎師教之後皆成立 襄簡王嘉其行賜
孝敬二字表其閭性好施善醫小兒有召者雖暮夜道
遠必往赴之不計其謝戚里有貧不能存者曲爲賑恤
焉

劉鍾字聲遠襄陽人性純篤善屬文少遊郡庠試輒高
等竟不第後釋褐授河南新鄭縣丞清苦自持食常蔬
素每念窮民至忘寢食百姓愛之誠若父母以老致仕
歸耆老送之有垂泣者孫存義登進士爲才御史人謂
有德之報云

李應奎字文徵襄陽人爲人誠篤孝友與人不欺由鄉
舉爲歸德知州以平易易爲政扶滿將去民依依不忍
捨至或繪像祀之後致政居鄉喜與賓朋交接卑卑若
常布時又推俸餘贖宗戚之之者人咸敬而懷之予三
國卿鴻臚寺隨堂國瑞國觀皆有文章而觀第進士云
何宗賢字邦獻源次孫以進士知廣德州博洽善詩文
然性耿介不與世諧攻苦食淡若將終身焉所著有西
峯類稿行世晚以原籍陝西號太華山人

沈瀛字汝登襄陽人天性孝友聰穎異常博洽五經尤
長於詩易春秋爲文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提學甬川張
公稱瀛潘三傑瀛居一焉後舉戊子鄉薦不幸蚤卒有

澤精集觀藝錄行世

何繼宗字以孝護衛人母老患病繼宗日夜射瀉湯藥
未不解帶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母沒廬墓三年負土築
墳手脂斂破流血自寫孝經千本有司屢加羊酒以示
賞勸焉

襄陽府志卷之三十四

襄陽府志卷之三十五

宜城縣

屈廬鄢人白公勝殺子西子期廬遇之勝拔劍曰子與
我將舍子不然無逃也廬曰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
不恐而况爲人臣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上知天命下
知臣道其可劫乎白公遂拔其刃

熊宜僚鄢人物白公勝爲亂欲殺子西謂石乞曰市南
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人石乞告之固辭永之
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誘不爲威惕舍之

觀射父鄢人楚大夫達諸祀典習於羿訓惇信而文淳

精而慤昭王問重黎絕地天通又問祀牲何及問祀不
可已及一精二純七事三事射父歷舉事神恩民之道
三代典禮具可校覩焉

宋玉鄢人爲楚大夫屈原弟子閔其師放逐與其友唐
勒景差哀而賦之作九辯招魂述其志以悲之又有神
女高唐二賦及錫賦笛賦諸皆寓言意有所諷後休歸
唐勒讒之復著賦以自見後世脩辭者祖之

觀丁父都人楚武王俘歸以爲軍師乃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群蠻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王使瞻卜子國
爲司馬吉于國後果有功

善辭人也白公勝爲亂善辭其母將死之母曰棄其

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

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

行比至公門三廢車其僕曰子懼矣善曰懼者吾私也

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自刎而死

公子華楚莫敖也楚威王即位問曰自先君文王以至

不穀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

曰昔者令尹子文緇布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朝日

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是故庶其壽貧其身

以憂社稷者也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材于柱國定

百公之禍寧楚國之難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
庶名不挫于諸侯天下不敢以兵南嚮子高食田六百
畝是故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也昔吳與楚戰于
柏舉莫敖大心撫其御曰楚國亡矣吾將深入吳軍社
稷其有幾乎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稷者也吳入郢焚冑教蘇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
穿藤暴是故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也昭王及郢蒙穀
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王欲封之蒙穀辭曰穀非人
臣社稷之臣也遂自棄于磨山之下是故不爲爵勸不
爲祿勉以憂社稷蒙穀其人也王乃大息曰古之人也
有之矣鳥有之子華曰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
直不好耳

接輿楚人或曰姓陸名通隱于方城山楚昭王使人聘
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時接
輿狂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欲與之言趨而
避之不得與之言莊子又述其言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已乎已乎臨
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接輿曰君人

者以已出經或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

人之治也殆外乎止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時昭

今宜城孔子應聘而至沮于子西而返而遇接輿故知

接輿或不遠宜城也姑附于此後承凋丈人及楚漁者

亦此承凋丈人盖病瘠者也孔子適楚出於林中見瘠者承

輿猶掇謂之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九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

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唯凋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凋之

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其病瘠丈人之謂乎

楚漁者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

再拜受使弟子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

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

也今受聖人之賜無可祭乎按子貢亦嘗南遊于楚過

隱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指撥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

貢曰有械于此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若決

湯其名為棹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

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俯而不對其言亦佳但子貢遊楚不明所在而漢陰亦未必襄陽也故不得以按輿承稠楚漁者為比而入之

後漢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甚奇之遂輟翰曾

栢廟碑

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漢

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良留荊

州與亮書曰聞維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

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

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閒於聽世服於

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

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後遣使吳

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

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

以紹昆吾豕常之勳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

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先主稱尊號

以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
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
害字乘爲騎都尉良弟謖

馬謖

音字

幼常以荊州從事入蜀歷綿竹成都令

太守長八尺才器過人善與人交好論軍計亮深器異
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也亮猶謂
不然以爲叅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亮征南中謖送
之數十里亮語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
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
公方領國北伐以爭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
盡殄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
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
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使謖統
大衆向前爲魏將張郃所破坐此下獄死時年三十九
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
推殛鯨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
於黃泉也於時千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
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
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

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
亂法魏絳戮其僕今四海分裂交兵方始若復廢法何
用討賊邪

○向朗字巨達宜城人也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
直韓德高麗士元皆親善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
主爲巴西牂牁房陵太守後主踐祚爲步兵校尉丞相
長史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
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朗少時雖涉
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

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
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特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
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
冠皆敬重焉延禧十年卒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
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
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吾早喪所天爲三兄所誘養
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
貴汝其勉之子條

向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
馬御史中丞朗兄子寵

向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嘗持全後爲中部

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
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第克

向克魏咸熙元年六月鎮西將軍衛瓘至成都得璧玉
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之于相府克
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昔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
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果如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
安樂公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乚具矣當授與人也今
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
府此殆天意也明年十二月晉武即尊位矣與於是應
矣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
殆述所作乎

殷觀字孔休宜城人先主辟爲荊州主簿孫權遣使約
先主共取蜀或謂宜聽之觀曰若有吳先驅進未能克
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所據諸郡
未可輕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也如此進退之計
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遷觀爲別駕從事

唐段文昌字墨卿其先臨淄人徙宜城疏奏任節不爲
離礙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

文昌質所疑後依常皇爲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授
登封尉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爲常貫之所詆貫
之罷用爲翰林學士穆宗即位乃爲思政殿顧問率至
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
表還政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諳蜀利病治尚寬靜間
以威斷群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畧
以問文昌遣使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臧祿來請
立石刊誓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
進鄒平郡公檢校尚書右僕射事太和四年徙帥荆南
謠曰旱不苦憐雨不怨公出游

昭叔武字枯僕射昌之子也仕至太常少卿早慧有才

雖若木杵村撰楊柳宮詞後復撰酉陽雜俎其自叙口

大易象一車之言近于怪也詩言南箕之貞近于戲也

若夫禮運太羹史爲折俎炙鷄羞鷩言容下著事成式

無崔駰直龍之嘆有孔璋畫虎之譏乃撰書三十六卷

王任原號宜城處士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嘗好游佳山

水年十八登陵山踐恒嶽谷水通玄丈人過蘇門山問

道若隱者元和運入太行山採藥經王崖穿小有洞訪

夫白山青嶺詠讎終南天寶四載沮夏詔徵京邑討論

校孟浩然詩集開國公書浩叙曰士源爲序詞理卓絕

以誦忘疲若使逸駕與鶩駘俱疲孤桐與樵蘇共爨匪
其清鑒曷識道妙遂上秘府傳芳無窮所若有亢倉子
其上篇曰全道曰用道曰政道其中篇曰君道曰臣道
曰賢道其下篇曰訓道曰農道曰兵道九九篇

國朝鍾亮字鳴遠北陽村人洪武甲戌進士授館陶知
縣有惠政終都轉鹽運司運使卒入鄉賢祠

李端字表正宣城人由進士拜留臺監察御史剛毅不
撓屢忤權貴遠繫詔獄中宮汪直憾之謫永寧安撫司
經歷遷温州府見楚紀

馮寧永豐村人親在不廢家業親沒哭死復甦因喪明
又設親座朝夕拜之越二年眼復明有司廉其孝行屢
請不至邑里賢之

龔楚秀嘗義村人庠廩生幼失怙事母栢氏盡孝足省
三十年弗替遇母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籲天以身代
危而甦者三母終哀毀幾絕及塋躬操挿簣成墳結廬
其旁朝夕拜而哭焉時有甘露靈芝之應當道廉其實
善彰孝扁其門後當歲薦乃囂然曰吾不及以祿養親
夫何以是勞吾形哉遂以例授教諭職年七十二卒

南漳縣

楚下和南漳人嘗得璞玉於荆山獻之楚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削其左足成王即位又獻之曰石也削其右足成王即位又獻之曰石也削其左足成王即位又獻之曰石也削其右足成王即位又獻之曰石也

其始定文王立卽乃抱璞立於荆山王使玉人理其璞得寶玉焉名和氏之璧

漢郭丹字少卿穰人也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裳賣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經盡哀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

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荐鄉人長者自代而去
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
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大司馬吳漢辟舉高
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代李訢爲
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坐考
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于家

○廖化本名淳中廬人也世爲沔南冠族爲關羽前將
軍主簿敗沒於吳思嚮劉備乃詐死因將老母晝夜西
奔備於秭歸備大悅以爲宜都太守爲亮參軍稍遷至
石車騎將軍假節領前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
官德與張翼德齊而在宗預之右咸熙元年春內徙洛
陽道病卒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
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嘗得重將以
鎮漢川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
驚先主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曰若
曹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
大王吞之先主稱善先主踐祚拜鎮北將軍封都亭侯
建興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
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與魏將費瑤雍州刺

史郭淮戰于陽谿大破之遷征西大將軍假節魏夏侯
懋鎮長安亮與諸將計議延曰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懋聞延奄至必棄船近
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却閭與散民之
閭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
來必足以達如此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
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
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

許下之推揚儀不肯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火火
亮北谷口延為前鋒亮卒儀秘不發亮令費禕往端

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後還

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

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禕紹延出門騎馬

徑去延遣人胡儀等遂欲使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

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欲除儀等平日

諸將素不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楊儀張言延欲與眾

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夷二族按魏晉時南洋東陽俱屬義陽郡今傳言義陽人未詳何緣以國朝先南洋而後東陽姑附于此後忠

紹同

梁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
閣朶元初母喪歸葬于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為中
兵參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
過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
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義師次新林朱
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高祖踐祚封
石陽侯東昏餘黨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
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攻斷
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歷持節大都督兗州刺史
魏宿豫淮陽二城內附惠紹無納有功領安陞太守在
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為散騎常侍卒年六十二

國朝杜衡南漳人居家孝友父卒廬墓三年景泰初以
歲貢任楚雄府推官持已廉潔決獄平恕知府計澄嘗
稱為清白吏歷官九年始終一節秩滿致任行李蕭然
及至家隱處田園不入公府不愧鄉先生云

冷暘南漳人由歲貢任肇慶府推官一年以母年高雙
目久霧屢乞歸養不獲適以藩司檄齎千秋令節箋因
上疏陳情准令歸養候母歿服闋有司送部聽用及歸
母霽日甚舉動益艱進饌則七筋代舉母微不豫血淚
交下及沒親為負土肩穿指血且結廬墓側三年不歸

襄陽府志 卷之五
服闋補南雄府推官甫逾年即致仕

襄陽縣

漢謝該字文儀章陵陽襄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

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

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于世仕為公車

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

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徵拜議郎以壽終

後漢樊宏字靡卿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

而氏焉後徙湖陽在襄陽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

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

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後童隸各得其

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

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豕有

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鉅萬而賑贖宗族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

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

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

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
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

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壁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于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恚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管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殺掠聞宏仁厚且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引兵而去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又封壽張侯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于湖陽軍駕舞南巡常幸其墓嘗賜人會及病困羸駕臨視留宿周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其言而竟不許卒贈以印綬軍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

樊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服闋就侍中丁未受公羊巖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爭迎致儵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官並海內大儒皆以爲師友而致之

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多取年少耆宿大賢多見廢棄
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帝
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詔儵等榘理其獄事竟
奏請誅荆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弟鮪為子賞求
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鮪不從儵卒謚曰哀侯子汜嗣
以次子郴楚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
其止鮪婚事諸子得不坐焉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
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準少勵志行學嘗行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和

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後補尚書

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言明帝多徵名儒以

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

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岩穴寵進儒術公卿各舉明經

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召郡國書佐使請祥

令太后深納其言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

災異準上疏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可

依正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

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
之後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
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
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守光祿大夫準
使冀州到部開倉廩食尉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
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
桑廣施方畧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羗所
鈔是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轉河內太守時
羗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威名大行三轉為尚書令
明君故事遂見任用為光祿勳卒于官

馮魴字孝孫

湖陽人

也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

潰畔魴乃聚寡弱招豪傑作管壘以待所歸是時湖陽

大姓虞都尉友斌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

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遷其管道逢都尉從

第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

相歸要當以死任之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

以為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窮

第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自是為

郡邑所敬信故能據管自固光武聞而嘉之徵詣行在

所拜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郡令後車駕西征

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陝賊延褒等攻圍縣舍魴率吏士力戰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帝按行闔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別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令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屢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遠魏鄒太守封楊邑鄉侯以老病乞身帝許之其冬為五帝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卒年八十六子定嗣無子定弟襲

劉纘字伯升光武長兄性剛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于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與李通李軼起于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

安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賜陳潰阜軍望
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退黃淳水斬首溺水死者二萬
餘人遂斬阜賜莽將嚴尤陳茂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
衆焚積聚破釜斲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大破之伯
升遂進圍宛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
金十萬斤位上公自阜賜死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
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新
市平林將帥憚伯升威名而貪望公懦弱先共定策誣
之然後使騎召伯升聖公既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平林
後部攻新野不能下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光武破平
尊王邑兄弟威之白岳其軍始君臣聞而心忌之先故宗
人劉稷將誅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光武即位
追謚伯升爲齊武王

劉興試守緱氏令有明畧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
守亦有善政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顯宗器重
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封魯王改封北海靖王子睦
劉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
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
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分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
是聲價益廣永平初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

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玩歲終遣人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陸曰吁子危哉此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采志意衰惰聲色是媿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陸能屬文作春秋旨意始終論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之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千首立十年薨

劉歆春陵侯子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會族兄安深侯劉崇起兵王莽畏惡劉氏徵歆至長安免歸國先是平帝時歆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崇謂歆曰莽擅國權群臣莫不固從杜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歆心然之及崇事敗歆懼欲結援相黨乃爲子杜舉高陵侯霍宣女爲妻會宣第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杜生繫獄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欲慰安宗室故不被

刑誅

劉祉字巨伯歆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

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
以杜爲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爲定陶王
別將擊破劉嬰于臨涇及更始降于赤眉杜乃間行亡
奔洛陽是時宗室唯杜先至光武見之歡甚即位封爲
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卒謚曰共王

劉良字次伯光武諸父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
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
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
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
始立以良爲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光武即位良乃亡
奔洛陽建武三年封爲廣陽王徙爲趙王始就國

劉賜字子琴光武族兄少孤尤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
之賜與顯于信賣田宅同掘財產結客報讐吏皆亡命
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
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
及平更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
到洛陽更始欲令親信大將狗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
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
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
爲丞相令更始封賜死王典將六部兵後赤眉破乃去

宛保育陽間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
洛陽帝嘉賜忠封爲慎侯更封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
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特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輶服
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祠起廟置吏卒如春陵孝
侯

劉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與光武同里閭少相厚更始
即位以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順乃開行詣光
武拜爲南陽太守封成武侯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
家帝使擊破六安賊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更
人上書請留及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吊予遺嗣

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春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
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
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兵之敗小長安也嘉妻
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德興侯遷
大將軍擊岑于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
王衆數十萬延_延復反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
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嘉收散卒得數
萬人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
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
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殺

漢書卷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下

湛遂到雲陽就谷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
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
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
于雲陽到洛陽從征伐爲千乘太守病上書乞骸骨徵
詣京師卒

劉珍字秋孫蔡陽

在來陽

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

射都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
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執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太
后又詔珍與駒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遷待中越騎校
尉拜宗正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
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岑彭字君然棘陽

在來陽

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

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死彭亡歸死與
前隊貳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日食盡舉城降諸將
欲誅之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
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
德侯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遷潁川太
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與麾下數百人從河
內太守韓歆光武徇河內歆迫急迎降光武收歆置鼓
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

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
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
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蒙禍難永恨于心今復遭遇
願出身自効光武深接納之因言韓歆可以為用乃貴
歆以為鄧禹軍師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
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彭嘗
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
其縛召見之拜鮪平狄將軍使彭擊荊州下雙華等十
餘城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令彭率傅俊滅
宮劉容等二萬餘人削擊秦豐拔黃郵豐垣彭等十鄧

兩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令軍中使明旦擊山都乃緩
所獲虜令得逃亡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
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于阿頭山大破之秦豐將趙京
舉宜城降時田戎擁眾夷陵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兒
辛臣于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于彭而以書招戎戎
疑必責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大破
之物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于是
讓與江夏守侯登武陵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守張
隆零陵守田翕蒼梧守杜穆交趾守錫光等相率遣使
貢獻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便將兵南擊蜀虜所向無前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減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迎降詔彭守益州牧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拒黃石彭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倍道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及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遣刺客詐爲亡奴夜刺殺彭謚曰壯百姓憐之立廟武陽

岑熙彭曾孫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嗣封細陽侯朝廷多

稱其能遷魏郡太守

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毒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災危

馬武字子張湖陽人也

東陽有湖陽鎮

少時避讎客江夏王莽

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郡界武從之後入當陽與漢兵合更始立以武爲侍即與世祖破王尋等拜振威將軍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將兵擊武陵蠻顯宗初拜捕虜將軍

岑旺字公孝棘陽人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嘗候同郡宗慈慈與語大奇之太守弘農成瑨聞旺賢

辟爲功曹。彙善糾遠。肅清朝府。究有富賈。張汎被其戚。得顯位。用勢縱橫。臣勸增收捕并宗族親戚一百人。誅之。侯覽使汎妻訟。帝怒。下璫獄。臣道終于江夏軍。

何顥字伯求。襄鄉人。今屬東陽。顥少遊洛陽。郭林宗賈。備節與相友。善顥名。大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篤病將終。顥往候之。語故顥爲復之。及陳蕃季子膺坐錮。顥以疇昔交盟。遂爲中常侍所構。乃易姓名匿汝南間。所至皆稱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求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友。顥嘗入洛陽。值黨禍起。從紹商確濟。援困阨。有被掩捕者。廣設權計。俾獲免咎者甚衆。及黨錮解。辟顥司空。府每三府集議。多推顥。長董卓秉政。逼顥爲長吏。辭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誅卓。會爽薨。顥以他意爲卓所繫。憂憤卒。顥一見曹操。知其異志。嘗稱荀彧王佐之器。後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顥尸葬之。爽冢側。

馬成字君遷。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陝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于清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拜揚威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督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遂屠舒。

斬李憲追擊其黨盡平江淮地封平舒侯從征破隗
聶率武威將軍劉向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大司空李通
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屯長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驃騎
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
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
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
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屯
丘如故定封全椒侯就國卒

張機南陽襄鄉人也學醫術于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
工于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靈帝時舉孝廉官至
長沙太守少與同郡何顒客遊洛陽顒探知其學謂人
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
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四十
當有疾鬚眉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
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
月復見仲景乃言曰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
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翟仲宣益深惡之後
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
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遭
災以來未及十稔死三之一惟時疫流行而傷寒死者

居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于世蓋推本素問熱
問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爲之探賸鉤玄功侔造化華
陀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匱王函要
畧方三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方并療
婦人寔爲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于今海內學者
家肄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于六經論者推爲醫中
亞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爲仲景立傳是故荀子有遺
憾焉

晉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少孤徙汝南爲農民養犢牛
後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犂草吏
同郡吏父憐其貧資給其厚艾不謝毋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軍營處所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網紀上計吏
太尉司馬宣王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蓄穀
爲滅吳蜀資使艾行陳項巴東至壽春艾以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澆灌又通漕運之道乃
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宣王善之爲開漕渠每東南有事
大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患出叅政西軍事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姜維維退漕因西擊羗艾策維去未
遠或能復還宜分軍備不虞乃留屯白水維果遣廖化
自白水南向艾結管艾又自策軍少維還法當來渡而

不作橋此維使儀持吾令不後還而身襲洮城也即夜
潛軍渡白水徑到維果來艾已據城得不敗賜爵關內
侯加討寇將軍後遷汝南太守至則求音所厚已更久
久已死遣吏祭之重厚其母舉其子與計吏吳諸葛恪
圍合肥新城不克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
新秉國政兢于外事虐用其民頓于堅城死者萬數載
禍而歸此獲罪之日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誅蜀姜維圍
雍州刺史王經于狄道艾解其圍維退駐鍾提議者謂
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策維有點數必乘我洮西之敗
而米項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

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艾與維在
後連維鍾會已入漢中爲雍州刺史諸葛緒趣截遂東
引還守劔閣艾計維摧折維遂乘之以掩其空虛乃自
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
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氍自果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衛將軍諸葛
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後
遣使奉皇帝璽綬詣艾降艾承制拜後主行驃騎將
軍太子諸王及群臣拜官有差鍾會內有異志因艾承
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詔檻車徵艾艾本營將士追出

艾檻車衛瓘討艾遇于綿竹西斬之史稱艾矯然疆壯
立功立事然暗于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
不能自見悲夫

梁岑之敬字思禮棘陽人也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
坐親戚咸加嘆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
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高第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
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
面試令之敬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乃除童子奉
車卽歷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

勅之敬宣旨慰諭會江陵陷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
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元降宣接累遷鄱陽
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
征南府咨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
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
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
篤行稱之卒時年六十一有集十卷行于世子德潤有
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唐岑文本字景仁其先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
坐爲人訟不得伸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

無所詢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
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蕭銑借號召爲
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汶文
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
君臣決策歸命者責殺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掠恐
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屬驚不如厚撫荊州以勸未
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處下令止侵擾署
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祐與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
觀元年除秘書省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
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瞻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

人時顏師古以證歷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密魏王
泰有寵修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炳庶分
宜有抑損帝善之踰年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紛至糧
遭最自甲兵凡要料配差序讒不廢手山是神用頓耗
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
幽州恭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謚曰憲

岑義字伯華文本孫舉進士遷金壇令弟仲翔爲長洲
令仲林爲溧水今皆有治績時號爲江東三岑義遷中
書舍人敬暉欲上表劾諸武封王者衆畏二思不敢爲
草義獨爲之詞勁切由是左遷秘書少監後進吏部侍郎

如掌選選鹿爲時議嘉仰官至侍中封南陽郡公卒爲諸武陷死

岑長倩自少孤爲文本鞠愛來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聞陳情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應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請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貴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米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府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厥後有岑參者爲嘉州刺史見昭文傳

岑參字

岑文本之曾孫也大父長倩伯父羲見徵

獻紀參少孤徧覽經史綴文屬辭迥拔孤秀天寶三載進士釋褐率府兵曹參軍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伊西北庭度支副使獲優鉢羅花于植于堦賦詩見意入爲右補闕頻上封事指摘權佞改起居卽灤州長史

又改太子中允兼侍御史轉祠部考功實部庫部補嘉州刺史宰相杜鴻漸表薦爲職方郎中著感舊賦自叙宋益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襄陽家焉自幼豪宕有膽畧開禧初金將完顏董犯襄沔宗政率義士據險邀擊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知襄陽轉京西幹轄住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趙方檄宗政節制二軍宗政與芻再興等分軍設伏血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卒發峴首運明至馳突如神金人駭遁權襄陽軍立斬愛僕犯令者于是築隄積水作冷城樓簡閱軍士金帥圍城戰輒敗盛丘薄城下政隨方力拒卒諸將出戰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選精騎三千擁雲梯天橋先登又晝夜增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宗政先毀樓掘深坑以防地道剋戰棚防城阻又築偃月城表百餘尺以翼傳正城金兵登城城中軍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攻金兵墜死燎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力戰射其帥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統領銳卒冒重圍轉關入城內外合勢金人大敗橫戶遍地訛可棄帳走尋置司以湖陽縣境迫金兵檄宗政圖之一鼓而拔金人自是不敢復窺襄陽襄陽

襄陽府志 卷之三

尋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迫濠而陳迺于西北濠引渚水為濠以限其中原遺民歸者以萬數宗政悉勞而撫之藉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入唐鄧間威震境外俄病疽卒邊城罷市慟哭子珙亦名行

孟珙字璞上紹定四年為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住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俺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成鄂計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昭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金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者為軍俾自

駐松滋為變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關江珙密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泚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泚無所限隘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泚遂通為一三百里間渺然巨浸繪圖上之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昱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

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琪白于朝不從琪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日戊午也謚忠襄廟曰威愛

元滕克恭字安卿其先棗陽人宋季流移于祥符之迷田村依富室高氏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尤精于詩書登至正壬午進士始仕爲江陵錄曹公解稍東有曲江亭逸亭盡植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克恭薄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爲歌詩以寄一時之興而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

國朝王觀字廷實棗陽人永樂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降禮部員外郎以儒雅稱棗陽登進士者自觀始

錢積中字彥華太學生任廣西賓州判官州雜民夷獮悍公至以禮讓化導人始知學歲苦徭獍擄劫公率家人子弟州兵躬負矢石追勦擢本州知州在任十八年懇辭而歸州人爲之立生祠於城南清風樓下歲時致祭焉

尚冕字從周由進士歷刑部郎中熟諳刑名國家每有

大獄裁決如流爲衆所嫉而擠遂歸教授子弟優游鄉曲以終

馬鑑字文煥由進士授固始知縣剛復不容投簪蚤謝
王雲鳳字朝陽襄陽人家貧事母孝以貢至太學遂告
歸養母沒攜毀骨立廬墓三年

王琰字良璧襄陽人由進士除行人陞監察御史巡按
蘇松有聲天地號難劇琰清心竭慮徧訊輿臺巨奸宿
蠹一剔而盡平生清苦人所不堪官廟特以直諫杖斃
柙衾不備合臺賚馬曾孫一驥爲都御史

李端字表正襄陽人由進士歷監察御史剛毅質直以
是獲戾權貴誣以他事下錦衣獄謫授未寧官撫經歷
後遷温州知府

舒申字鍾嶽由舉人任筠連丞蒞官有爲尤重作人筠
之名士多出其門以丁艱歸卒于家有門人李傳任本
府知府爲之樹坊立祠焉

田紹字宗舜英姿卓異穎悟天成年十七領鄉薦後除
涇縣知縣多所建置以丁內艱歸卒于家知縣王顯高
申入鄉賢祠

劉海字會川襄陽人由歲貢授黃岩縣丞時流賊趙燦
等攻城官民恐懼欲棄城走海拔刀斷案誓以必守衆

身陽府志
卷之三
一
皆華服城賴以全

李邦用字尚賓襄陽人由進士授監察御史抗章獻納按節激揚一時稱得人焉

袁盛字德昌襄陽人由鄉魁除河南府同知丁艱起復補保定有幹濟才而以經史藻飾之九載考績陞黎平知府苗民遠近格心焉子七傳舉人仕進士餘皆庠生袁傳字良卿由舉人授杭州府通判以憂去起復補青州督管糧儲清慎不苟尋致仕

袁仕字良輔由進士歷廣東監察御史獨持風裁茹食屏跡以言忤當道左遷歷官襄府長史

袁廷瑛字光甫襄陽人由舉人授商州知州飲人如膠官業如水漿之古君子也致仕即潛于唐山之陽陶情經史以養性真壽八十而卒

謝明體字克用襄陽人性孝友以貢通判青州未幾卒于官青人惜之

穀城縣

宋王綱字振冲其先自閩徙錢塘又徙襄陽遂家于穀城宋元符間進士通判徽州即解綬歸求深林密谷居之人望其儀温然知其為德人也平生無念恙稱為長者有寇自均房來綱曰吾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

待寇素聞其賢約其黨不忍犯繇是郡國聞風爭奔其
屨餓者待哺凍者索衣婚喪弗舉者助之貲里人名爲
無怨公比之伏不闕云子之望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贈
綱太子太傅見稽謀紀學士梅溪王十朋銘曰王氏之
先自閩徙杭有唐開元徙家于襄至無怨公值德好誼
善積名成如漢伏氏官傳導之不懈有加慶鍾少保進
士起家小試果曹活人惟死攝官大府政聲有煇匪人
不克究不在其身以昌厥後果生人傑蚤蜚大聲模範
大學作新諸生勤勞于外治勗荆蜀帝曰來歸資爾啓
沃進司言責入贊政機密密疏輸忠而人不知惟帝知之
沃藩莫昇不令不行德威惟畏帝念老成行將相之先
世之衰奚止于斯龜山之原小黃之口紀德豐碑有同
峴首

王之望字瞻叔穀城人父綱登元符進士第通判徽州
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爲大
學錄遷博士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通川路轉
運判官尋改成都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
薦其才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
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
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

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峽原還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方議嚴德順戍盧允文爲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而不欲戰因秦人主用兵與臣下不同惟承奉天意而已竊觀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湯思退力主息兵秦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之望首以守備不足恃爲告上亟罷都督府又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廷平心議論并叅知政事之望當秦檜時落落不合人謂其有守後附和議而敵勢益張迄以此廢焉

元王誅字彥實穀城人仕元爲監察御史陞淮南道廉訪司僉事歷江西察政卒于官

白景亮字明甫穀城人授遼陽省譯事除南恩州太守歷沔陽知府衢州路總管卒于官

國朝陳讓穀城人洪武丁卯舉人授刑部主事獄獄明允不避權勢奉_詔旨陞監察御史吏部奏曰主事六品御史七品非陞也上曰讓才堪任御史仍食六品俸

尋陞刑部郎中公廉如昔時稱得人

王訥穀城人未樂間以進士歷官高唐知州所至教民

稼穡作新學校均租賦省刑罰尤善救荒民賴全活秩
滿父老千餘詣闕乞留宣廟駕經其地聞善政大
嘉之

趙著穀城人由鄉薦拜監察御史持憲得體時稱才御
史

趙聰字時憲穀城人成化間由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收
太倉臨清等處漕米時有米老喇唬之稱素為擾害聰
一切除之官軍蒙利焉

宋禎穀城人由監生官德簡任戶部主事績密詳慎奉
使交趾稱職錫以

誥勅上疏乞終養後竟不起時以忠孝趨之
王竒穀城人為人沉重簡默孝友謙謹以舉人為長葛
令平易近民蝗不入境當道旌異告老歸人立去田碑
以頌德政云

光化縣

楚伍參光化富鄉村人為楚莊王臣十七年邲之戰參
力持之遂克晉師初楚子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及
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光穀欲戰楚子重將左子
上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伍參欲戰令尹叔敖弗欲曰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平參曰若捷孫叔為亡謀不

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專行
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告令尹政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晉
師在敖郟之間或曰楚師驕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
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勝之不可保先穀必欲戰
也而弗從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晉人逐之左右合
之遂敗晉

伍舉一曰湫舉參之子爲楚大夫質直而無畏顛諒而
有貞剛亢而不屈國人多憚之鄰國重焉聲子以爲材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舉以美而忘政諷
之靈王會諸侯舉曰昔洛有釣臺之享齊桓有召陵之
師君其何用王曰用桓公盟已王有驕色舉曰桀爲有
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醜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爲太
室之盟戎翟叛之王其慎終其後伍尚伍員皆其孫也
伍奢參之子也爲楚平王太子建太傅時少傅費無彘
爲太子納婦于秦見其美勸王自取之遂謗太子出奢
王召奢奢曰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踈骨肉乎無極曰王
今不制必成禽矣王怒遂囚奢無極曰奢有二子皆賢
不說且爲楚憂可質其父而召之奢曰尚爲人庶死節

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也

伍鳴舉次子也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舉遂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舉娶于王子申公卒年亡楚曰舉實送之舉奔鄭道遇聲子班荆而言復故聲子歸楚爲辭以語令尹子木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使鳴舉逆之而歸

伍尚奢之子初爲棠邑大夫楚平王既囚奢使召二子尚子聞召道謂尚曰楚之召我非欲生我父也恐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耳不如奔他國以雪公耻俱滅無爲也尚曰聞父執而弗奔非孝也父戮不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哉我其死矣尚就戮

江上丈人楚人楚平王以費無極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與之曰此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

唯江上丈人乎

按員奔吳有漁父緣舟以渡歌曰日月光臨照兮鏡以馳與子期兮又歌曰日已

多分于心憂悲月山馳兮何不渡為
事浸急兮將安歸疑即江上丈人也

漢陰子方陰人光化其先出自齊管仲管仲七世孫脩自

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

至漢徙新野子方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

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于邦君子方嘗言我子

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

而薦黃羊焉

陰識字欽伯子方三世孫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

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

伯升乃以識為校尉建武三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并

徵識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

識叩頭固讓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

金吾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卒謚曰貞

侯識弟興

陰興字君陵有膂力建武三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

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間光武所幸之處輒先

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奸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

妻易行志

宗上谷鮮于哀不相好然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帝後召興欲封之固讓不受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後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會興有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謚曰翼侯婁壽先化人縣東南十八里有碑漢熹平中立題曰元儒婁先生碑宋歐陽脩遷乾德令嘗率縣學生拜之馮道根字巨基鄆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貨以養母行得廿肥不敢先食必處選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

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暴逆爲湖陽戍主道班攻靈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四馬轉戰後傷甚多道根以免由是知名魏拓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齊明帝遣太尉陳顯達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回內均水迅難進尋遣魏若守隱射首尾俱急不若悉棄船艦于城方遂示進建管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還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道根及險要之路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均均侯副以母喪還家間向相起義師率鄉人子弟勝兵有悉歸高祖使隸王茂大軍次新林大戰于朱雀航斬

襄元多高祖即位以爲驍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
 及道根隨王茂討平之爲寧朔將軍領皇陵城脩城隍
 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會魏將完法宗傳成服率衆二
 萬奔至城下道根命廣開民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
 出與魏軍戰敗之魏攻鍾離高祖詔常賴救之道根率
 衆三千爲獻前驅據邵陽州築壘掘塹以逼魏城及淮
 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歷遷
 直毅將軍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道根性謹厚木訥少
 言爲將餘檢節節曲所過村陌村士不敢虜掠每所征
 伐終不言功後出都下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

責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
 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
 普通元年正月卒年五十八

宋石深光化人仕宋爲朝散郎博通今古其詩澹泊時
 出備麗仕既不達晚自晦田里有滄浪集

歐慶字貽孫光化人在宋時以同三禮出身累官彰州
 推官知永春縣爲人忠信孝弟居官廉貧宗族之孤幼
 者皆養于家與同邑太傅張士遜屯田郎中戴國忠雖
 位有崇卑而鄉人稱之無異及卒歐陽脩爲表其墓于
 世英鄧城令世勛舉進士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監院徙襄陽之光化士遜生百日始啼淳化中進士調郟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郟民留之不得去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詢訪屬吏知州張雍稱之改襄陽令爲秘書著作卽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武以旱禱兩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至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改秘書丞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捕以進士有烟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樞人允江南轉運使

再據見邵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河北河漢州詔徙州陽信議者忠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方艱食卽計餘以貸貧者期米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爲友令王荅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友兼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士遜等過太子侍駕出入許都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

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
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事集賢殿大學士曹
納獄事起官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
之問執政衆未有對士遜徐曰此不肖子爲之利用大
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解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
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遞天犀帶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
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
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是歲旱蝗士遜
請如漢故事册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宜
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群臣上章訟謚册退而慰士遜與
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
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
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官僕
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
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實元初復以
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鄆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
帝從容曰朕昨放官人不獨閔幽閒亦省浮費近復有
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
言者至毀大臣揭君過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儉計

之人宜自戒矣馮士元獄問之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論耶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立父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緡錢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宣訴士遜方朝馮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官養病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西拜傳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平章班與一千五品服士遜辭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自士遜始就第九十年卒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碑曰舊德之碑子友直友正

張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爲丞士遜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凜劫不能制罷

歸後除史館脩撰御史何郊言史館脩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脩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迺賜金紫累遷工部侍郎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建學以延諸生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錄資善錄上之弟友正字義祖杜門下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戴國忠光化人慶曆中進士歐陽脩稱其忠信篤于朋

友第事于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仕終屯田郎中

劉學古光化人仕為行省員外郎

張嶠字巨山光化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

城尉改房州刑曹劉子羽薦于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

幹辦公事以病罷紹興五年召對嶠上言金人去冬深

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

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

勞若便圖進似未可遽為今日計宜當築塢堡以守淮

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

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散敵之侵

襄陽府志

軼多出此途選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
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嶼奏願深思變異之由
脩政之闕以致民之安七年歷遷著作即嶼言吳蜀唇
齒之勢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其申利害臣粗
知之忠勇之人可捍外侮至于村徯斯民非腹心之臣
不可令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驛吳會以來
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馭之才者
爲一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爲保固之資
既而何掄之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嶼出爲福建路
轉運判官上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初敵之國內有驕

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皆以爲陳腐
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皆以爲當然而更爲迂
闊之事此近于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
今之計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
惡者莫大于朋黨今一宰相用九其所與者不擇賢否
而盡用之一宰相去九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
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蕪實錄檢討
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御監郎曹冬草檄以進獨取嶼所
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同脩撰論王德用
復宿毫兩郡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

禦使何鑄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
未幾右正言方俟高論嶠罷去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
制為政頗尚嚴刻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中特
方脩好息工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卒年
五十三子昌時按舊志嶠本光化人而史云襄陽豈以襄陽是郡名而足以該光化耶

碑

元薛簡光化人好讀書隱於西山之麓嘗撰朱澤政蹟
國朝韓彥章先世居鄧州長樂林文公後裔也未樂間
由鄉薦歷任長陵大昌二縣學訓導有孝行時鄧州李
文達公彥章母弟也居要地彥章不往干之後文達欲

薦彥章以母老辭歸每歲一二日

魏大用光化人以貢令平安後寇逼金陵滁泗間大用
築城練兵倭不敢近邑賴以全擢浙江嚴州府通判來
安人為立生祠

宋鰲光化人以貢任建平縣丞倭奴入寇當道檄鰲禦
之倭奴敗走鰲追至上海倭奴勢復合鰲入上海城城
陷鰲力戰死之都御史蔡克廉自為文致祭後有
言恤死事者優其子之表為因例散官

蔡玉光化人庠生性至孝母死廬墓三年巡按御史舒
某具實奏聞

崔思敬光化人父崔岳與同邑王寶友善寶授大寧訓導卒于官貧不能歸岳母痛之思敬奔寶喪歸葬鄉里義之

均州

唐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肇行襲爲州校陰選勇士獨乘小舟逆喜給云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喜信之乃留其兵于江北獨與行襲潛行喜爲行襲所殺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爲均州刺史昭宗以益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爲節度使後附于梁遣子勗以并兵會均房梁拜爲司官封長

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獻

宋祁寬均州武當縣人每與朱子講論性理發明聖道於後學深有裨焉

國朝李紹字思承均州人以進士授行人權監察御史精細縝密覓猛得宜巡按南畿卒于太平郵舍家業素貧清苦自守人稱其介云

楊遜字宗讓均州人由進士歷南臺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竄擢淮安知府一以慈惠爲政愛養群黎真如子姓未老投簪進按察副使父老童稚號泣滿路攀卧不減古人至今稱誦思仰焉

張纁字朝儀均州人由進士除脩武知縣陞監察御史
早卒爲人清苦耿介與世寡諧持守堅定有古良吏風
吳珙均州人由舉人任某縣教諭聞嚴計哀慟兼程而
奔其喪廬墓間其母又病夜則居廬守塚晝則侍母湯
藥及卒哀毀幾不生廬墓三年服闋陞國子監學正時
方以事聞會珙病卒于官事遂寢

何春均州人操履純篤器量宏裕居鄉以德化俗人以
王彥方比之後以鄉舉任湖州府通判愛民如子湖民
愛之亦如父母

賈邦彥均州人剛毅廉潔嘗有重望鄉間推服晚以歲
貢仕遠方忠信孚於蠻夷

吳沔均州人存心誠確律身嚴肅居家孝友牧民愷佛
兩任州縣清白一致庶幾古君子云

張鸞均州人性孝友平易嘗讓產于兄姪州里義之及
以貢爲葉縣丞有惠政民立生祠嘗植柳于治北至今
不伐號張公柳焉

徐鏐均州人制行和平長於詩學嘗纂脩岳志人稱得
體以貢司教江寧云

梅應元均州人家世業儒宅髮不苟隱顯作人多所成
就亦慥慥君子也

襄陽府志 卷之三五
何漢溟均州人孝友夙成制行端謹兩仕關蜀克稱師
範

論曰獻徵之傳豈徒以發幽潛顯彰往哲以俟死者而
已哉蓋人情多忽于慕遠而忽于近思與其虛慕高遠
而罔罔焉無當于事不若從其目見耳聞者而師法之
為深切著明也故記稱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以謂
其國有先達可師則祀以為先師而使其無也則合于
隣國而祀之夫隣之故非國之故而制禮者猶以其近
而合之也夫立先師以軌後學尚有及于其隣而况其
鄉乎此獻徵之所以傳也後有作者讀獻徵而慕之曰
吾獨非此土之產乎彼能是而我不能是可愧也而日
鞭策其所未至使秉史筆者執簡而書我于獻徵之後
庶幾不負斯傳之意矣